

铁心郎君

## 楔子

“真儿，骑快些，咱们就要跟不上队伍了。”定孝王府的福敏王爷一脸不悦地催促着一路上拖拖拉拉的女儿，不断着急地频望前言逐渐拉远的大队人马，恨不得自个儿的女儿能争气点，好快些赶上前头的马队。

“阿玛，真儿已经尽量快了……”临真格格娇软的嗓音微微发着抖，她实在怕马。

“你就不能再骑快点吗？”福敏重重叹了口气。

他不是不知道女儿自小怕马的毛病，实在是秋狩的机会难得。往年临真年纪还太小，再加上她怕马的毛病始终难以克服，因此福敏也忍着没去勉强她参加。

可今年真儿已经及笄了，她如花一般的美貌是福敏的骄傲，今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和硕豫亲王府的德聿贝勒瞧瞧临真，只要德聿能亲眼瞧见临真的美，他肯定不会再对当年太后允婚豫、都二府结亲一事再三推托。

“阿玛，不如……您让真儿慢慢骑，您要是急的话，可以先快马赶上去。”  
“不行！”福敏皱起眉头。“咱们来的时候我同你说了什么来着！今儿个一定得让豫王府的德聿贝勒见着你。”福敏恨不得能立即让德聿见到女儿的美貌，好尽快让临真嫁进权势如天的豫王府，他岂会答应临真的要求！

“是，阿玛。”临真咬住下唇，柔顺地勒紧缰绳。

福敏快速地骑在前头，还不住催促临真再骑快些。

“快点，真儿，要是没赶上前头的队伍，阿玛的苦心就白费了。”临真在福敏的催促下只好越骑越快，心悸也跟着越跳越快，几乎要迸出胸口。

突然，临真一个不留神，没能驭马跳过地面上一块高起的凸石，马腿儿一拐，吃痛之下马猛地仰后一拉，一双前蹄高高扬起，转眼间，临真已被胯下的坐骑抛甩到半空中——被马抛摔到半空的恐怖经历又重现了！这对临真来说，简直是挥之不去的噩梦未醒……“你已经没事了。”低沉磁性的声音就在临真脸上方响起，她愣了一愣，徐徐睁开眼……凝入一双冷肃的男性双瞳。

临真的震撼无可比拟，即使是阿玛亦不曾如此亲昵地拥抱她……她不禁羞红了小脸，却无论如何不能自那双冷凝的男性眼瞳移开视线。

男人似乎看透了心中某种秘密的感情，冷酷的唇角，稍纵即逝地掠过一抹淡笑。

临真看傻，也看痴了，她怀疑方才的景象是出于想象……男人终于放下怀中的临真，又瞥了眼呆立在一旁的福敏，抿紧的唇、冷肃的面孔看不出任何表情。

男人一弹指，后头跟上来数人，其中一人骑着快马，手中另牵了匹通体墨黑、额间雪白的马到他面前，他甩开外褂，纵身上马，一扯缰绳疾马而去，后头侍从亦随后策马大规奔去。

“真……真儿，你没事吧？”福敏当真吓呆了。

刚才他一回头，就看见临真被发怒的马抛甩到半空，那一刻他的心跳差点停止，要不是……“阿玛。”临真的脸色还是惨白的。她望着前方救了她一命的男人愈马愈远，觉得整颗心好似被马儿抛甩到空中的那一刻就跟着

失落了。“阿玛，你知道……方才救了我的人是谁吗？”“啊！”福敏顺着临真的视线，望那已快消逝的背影。“阿玛当然知道！他就是多罗理五府的胤禅贝勒。”竟然是胤禅贝勒救了自个儿的女儿！

福敏皱皱眉头，可能的话，他这生绝不想和这号人物扯上半点关系。

京城里无人不知，胤禅贝勒是多罗理亲王的庶子，却独被多罗理理王爷所赏识，对胤禅贝勒的器重远超过其他嫡子，其中缘由与胤禅行事残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不无关系。

毕竟以一名庶子的身分，要在亲王府内众多嫡子中生存并非易事，更何况胤禅是一名极具野心的男人，他绝不愿成为困鱼池的蛟龙。因此为达成多罗理王爷的每项要求，以登上亲王府权势的顶峰，造就出胤禅乖戾的性情与无情的行事手段。

想到此福敏不禁打了个哆嗦，他曾亲耳听闻胤禅对付政敌的残酷手段，会议胤禅和德聿长久不合……“阿玛，咱们别再追赶前头的马队了好吗？反正这会儿怕也赶不上了。”临真凝视马队远去的左方，那是胤禅离去的方向。

福敏注意到女儿的目光，不禁皱起眉头。

“好吗，就瞧在今日受了惊吓的分上，咱们就先回避暑山庄好了，今儿个晚上你好好歇息，明日咱们再来狩场，非得让德聿贝勒瞧见你才成！”这可是他计划了一整年的目的，特地赶到这秋狩场来主要的便是这桩。

“是，阿玛。”临真无奈在心底叹息，她明白阿玛的心愿，自小她便阿玛的耳担面命下以当和硕豫王府的少福晋为期许。

一直以来，她都希望能够达成阿玛的心愿，因为这似乎是能让阿玛真正快乐的事。

临真在敏王爷和敏福晋的疼爱下长大，一向是无忧无虑的，因此地从未问过自己，达成敏王爷的心愿之于她而言究竟是不是一件能“快乐”的事。

她顺理成章地接受敏王爷所灌输的观念，心里对于成为和硕豫王府少福晋一事并没太多期许。

可现下，她凝视着胤禅背影消逝的远方，心口竟莫名地涌现出十六年来不曾尝过的忧悒。

## 第一章

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

三年后。

临真格格单手托腮倚在漱梅楼的轩窗前，凝视闺楼下来来往往、忙碌不堪的小婢，突然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

阿玛果然已经着手张罗地与和硕豫亲王府德律贝勒的婚事了。

打从三个多月前阿玛去了一趟江南回来，便喜孜孜地告诉她，德聿贝勒终于答允了婚事，唯一的条件是要阿玛同意，两府大婚这事必须低调处理。

临真想，也许除了自家定孝王府与和硕豫王府，整个北京城里，大概没人知道两府将办喜事了。

尽管临真的大婚是如此仓促、低调，她并不感到委屈，她想不通的只

是，为何阿玛宁愿如此委屈求全，就为了非将她嫁入和硕豫王府内？犹记得三年前，阿玛为了要让德聿贝勒见她一面，便带着她远赴热河，加入秋弥围狩的贵族行列。

阿玛确实成功地让她与德聿贝勒见上了面，可她不认为德聿贝勒如阿玛所期待认定的那般在乎她，阿玛的算盘肯定是打错了。

当时德聿贝勒虽然待她十分温柔，可一旦他反过身去，又恣意和其他格格们调笑，由此可见他待她并不特别。

可谁料得到，三个多月前阿玛下了一趟江南后，德聿贝勒竟会答应娶她！

此刻她回想起三年前见到的德聿贝勒，心底第一千次问起自己，当真要嫁给他成为和硕豫亲王府的少福晋吗？临真心底明白，德聿贝勒肯定是让阿玛给烦极了，才会松口答应娶她的。他并不爱她，可以想见她嫁入王府后的将来，以德聿贝勒的权势与过人的外貌，他必定会另立侧福晋且纳入无数的宠妾。

想到此，临真落寞地一笑，随手摘下小轩窗外伸手可及的白梅花，放在鼻尖，神思缥缈地嗅闻着若有似无的梅香。

柔情地，她想起了多罗王府的胤禅贝勒。

三年前他在半空中救下自己，她犹记得当时在他怀中那、灼热的胸膛，以及他紧紧环抱住自己的强壮双臂犹刻他冷毅的下颚、刚肃的脸部红条、沉着冷凝、定定盯视自己的深邃眼神。

她记得胤禅贝勒的一切，三年来每每一忆起，都深刻得恍然如昨日初见。

三年了，即便是在心底这般偷偷地想着他，临真也能清清楚楚地觉知到自个儿心跳剧烈的颤悸……她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却明白一心一意想再见他。

想到心都拧了……然而她就快要嫁入和硕豫王府了，从今而后，她对胤禅贝勒的思念只能化成一汪愁水，永远地封闭在心底。

“真儿？”熟悉的呼唤自临真的身后响起，她回过身，朝雍容美丽的敏福晋绽开甜美的笑靥。

“额娘。”敏福晋慈爱地点点头，看着出落得清灵纯美的女儿她招了招手，示意临真过来陪她在花几旁坐下。

“额娘，您今儿个怎么会有空上漱梅楼来？”临真知道敏王爷和敏福晋这阵子为了她即将大婚一事，忙着为喜事张罗。

“真儿，额娘这是来……”敏福晋欲言又止。

“怎么了，额娘？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真儿的？”临真边问着敏福晋，边亲手端过丫鬟送上来的参茶，捧到敏福晋面前。“额娘，喝参茶。”

“嗯，”敏福晋搁下茶盅，抬起脸来注视着不知情的可怜女儿。“额娘今儿个来确实是有件事要告诉你，”她拉过女儿的手，紧紧握着。“真儿，先说好了，额娘要你答应，待会儿无论你听到额娘说了些什么，都记得这事不是你的错。”“嗯……”临真不解地点头，猜测着会是何事，让额娘这般忧心忡忡，“额娘，你有什么话，直说无妨。”“是……”敏福晋忧悒地攥起眉头，这话要教她从何说起？可这事儿又不能不说明白——唉！

“额娘？”“真儿，你也清楚，咱们府里这阵子上上下下的忙着什么，为的是什么？还有你阿玛他这三个多月来为了什么天天笑口常开……”敏福晋

顿了下话，细察临真的反应。

“我都知道，额娘。”临真垂下脸，却不是因为羞怯，而是黯然。

“唉。”敏福晋误解了女儿的心思，重重的叹了口气。“原本是桩喜事的，你阿玛一气之下一状告到老太后面前，又在庙堂上参了和硕豫王府一状，这会儿整个朝中都知道——”敏福晋不安地想自女儿低垂的脸上瞧见预期的反应。“都知道定孝王府被毁婚之事。”敏福晋的话说得很含蓄，实际上是昨日敏王爷在庙堂上同圣上告状，今儿个整座北京城都知道了定孝王府的临真格格被德聿贝勒遗弃毁婚之事。

敏福晋见女儿没反应，心头不纳闷，回念又想女儿该不是受辱太深，因此吓得呆住了？“你阿玛在庙堂上参了豫王府一本，把话说得僵了，这会儿同豫王府的婚事已经是不可挽回……”她拍着临真的手安慰道：“不过真儿你尽管放心，和硕豫王府虽然权大势大，额娘和你阿玛也不会坐视任人欺负咱们的！”临真一直不将脸抬起，敏福晋捉摸不出女儿的反应，直觉接下来要说的话更难启齿——“你阿玛将和硕豫王府毁婚这事告到太后和圣上的跟前，原本是想为你出口气、为咱们定孝王府讨回个公道，可没想到今早在庙堂上，圣上亲口传召太后懿旨，将你改许给多罗理王府四贝勒胤禛，并且由太后亲自主婚。”想也明白，太后与圣上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补偿临真被毁婚所遭受的屈辱，可圣上却未颁诏惩处德聿贝勒的纵容与器重，小小的一个定孝王府，注定奈何不得这名负心的毁婚者了。

可真正令敏福晋忧心的，却是太后作主将临真许配给向来以作风冷酷、不择手段扬名的多罗理王府胤禛贝勒。

敏福晋今早从甫下朝的丈夫口中听闻这件事，不禁吓得一身哆嗦——她纯真善良的小女儿，如何能与世故、冷酷的胤禛贝勒相处？这无疑是一只毫无抵抗力的小羊送入虎口！

她可怜的小临真、苦命的女儿……“额娘？”临真轻唤兀自沉陷在自怨自情绪中的敏福晋，娇软的嗓音里有一丝颤抖。

“真儿，是阿玛和额娘对不起你！阿玛和额娘无能，不能保护你。”敏福晋抬起头来，正想搂住她可怜的女儿，母女俩好好抱头痛哭一场——没想到她抬头见到的，却是临真焕发着光彩的笑脸。

“真……真儿？”这是怎么回事？她的真儿可别给这一连串惊吓傻了人！“你……你怎么了？”“额娘，我没事。”临真反握住敏福晋的手安慰她，因不敢相信这不可思议的转机，却又强烈盼望它确实是事实，以至于小手控制不住地颤抖着，“额娘，您方才说……您说太后已经作主将我许给了多罗理王府的胤禛贝勒，这是……是真的吗？”敏福晋疑惑地瞧着临真是“喜悦”的神情，微微点了点头。

因为敏福晋的再度证实，临真一颗悬定的心霎时狂猛地跳动起来！

她怎么也没想自己竟然真的能和朝暮思念的人成亲！

是老天爷怜悯她，听到了她朝暮呼唤的是胤禛贝勒的名字吗？胤禛……胤禛将会是她的夫君？胤禛……“真儿！”敏福晋惊惶地拍拍女儿的脸，临真的反应反常得教人担心！

“额娘，我……”临真垂下羞红的小脸，小声地、羞涩地又说：“我曾经……曾经见过胤禛贝勒一面。”敏福晋倏地睁大她那美丽的眼眸，再瞧瞧女儿明显的腼腆羞涩，已有些想明白，临真为何会有此不寻常的反应了。

“你见过胤禛贝勒？”敏福晋还是有些不解。这怎么可能！你终日在府里

甚少出外，即使出了府去，却是陪着我，咱们顶多是到庙里去上上香，几时曾遇见过胤禅贝勒来着？”“是三年前，阿玛带着我赴承德秋狩围场，当时阿玛和我为了赶上马队拚命加快马速，额娘您知道我打小怕马，那时马儿驰骋的速度早已超过我所能忍受的极限，我人虽骑在马背上，手脚早已不听使唤了，于是一个不留神没能驭马闪过路上一块大石头，整个人被惊吓的马儿弹抛到半空中——那时便是胤禅贝勒救了我。”“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敏福晋这时听来脸都吓白了，事后王爷竟没告诉她！

“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见到胤禅贝勒，也是唯一的一次。”她水汪汪的大眼因回忆而迷蒙，似甜蜜又似遗憾。

“真儿。”敏福晋此时也不知该放心还是更加担心。

看临真的神情，她似乎对仅有一面之缘的胤禅贝勒有不寻常的感情，可真儿天性烂漫纯真，她对复杂难解的胤禅有情，到底是幸抑或不幸？“额娘，您知道吗？”临真粉嫩的唇瓣漾开一朵甜蜜的笑花。“原本当阿玛告诉我，我即将嫁到豫王府时，我心头就不敢再有奢望了。对于……胤禅，我只想将属于他的记忆从此收埋在深心底，只要永远记得他那对眼睛……虽然只是短暂对视，却揪痛了我心坎。”临真轻叹口气，从迷离如梦般的甜蜜回忆里回神，认真地盯着敏福晋的眼。“额娘，您告诉我，三年了，为什么每当我一回想起胤禅盯住我的眼神，仍然会觉得心口闷痛呢？”“真儿……”这回轮到敏福晋叹了口气，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临真的问题，这孩子太善感却偏又太多情了，教她如何启口告诉她，胤禅他早已经——唉，罢了，一切都是命。

这孩子总之是注定嫁进多罗理王府了，在她即将面对残酷现实之前，她又何忍硬生生戳破她的美梦。

“真儿，额娘不是不回答你，额娘只是想——也许等你嫁进理王府后，你会自己发现事实。”敏福晋一语双在地带过临真天真的问题。

临真甜柔地笑开了。她相信额娘的话，也期待着再见到胤禅时能找到答案。

而当下一次她再见到胤禅……那里他们已经是夫妻了。

“韩姑娘，您不能进去啊！主子怪罪下来，奴才可吃不起罪啊。韩姑娘——”陈管事几乎是哀求了，就差没跪地求韩林儿守规矩、安分些！这韩林儿仗着自个是蒙古美人的身分，又是老王爷亲口赏给四贝勒爷的，向来在他们下人面前扈惯了，简直目中无人的很。

“让开，我要见贝勒爷，你这奴才敢挡着吗？”韩林儿一手指住陈管事的鼻头，美艳归美艳，态度自是教人不敢恭维的娇蛮。

“奴才不敢挡住姑娘。”陈管事垂下头，表面上对韩林儿恭敬，暗地里咒骂不止，“只是贝勒爷有令，爷在书房里看公牒，谁也不给进去的，奴才是怕姑娘若闯进去，惹爷一不高兴，到时咱要吃不完兜着走了。”他的话虽然拐着弯说，韩林儿若不是太笨，应该听得出来。

“死奴才，您敢威胁我！”韩林儿果然变了脸色，瞪大一双杏眼，恶狠狠地瞪住陈管事。

“奴才不敢！”陈管事做做样子的哈腰申冤。“奴才是怕爷牵怒了姑娘，这才好意提醒姑娘，姑娘可别不识奴才的好心啊。”韩林儿哼哼冷笑两声，一把推开挡路的奴才，气焰高涨的直往胤禅书房而去。

“唉唉！韩姑娘，您别当真直闯啊，爷要怪罪下来，可没人吃得起罪

啊……”陈管事跟在韩林儿后头追劝，可韩林儿压根儿不理睬他，迳自伸手推开书房大门。

“什么事？”胤禛人坐在书桌前，双眼看着公牒，压根儿不抬起脸来，但冷冷的声音，让人知道他动了怒。

“爷……爷……爷……是……韩林儿姑娘她——”陈管事在王府里也算是资深的，自从被老王爷派来服侍胤禛也有好些年了，可他实在怕这年轻俊俏的主子怕得紧，莫说是胤禛身上那股迫人的威严，单是教他那双冷眼给瞄上一眼——他的寿命怕就要缩短好些年了。

“陈管事，你先下去。”“是。”陈管事应声立即退下。

胤禛终于抬起脸，冷锐的眼对住呆立在一旁的韩林儿。

“你有什么话说？”他开门见山地问韩林儿，没叫她上前来说话，也没让她坐下。

韩林儿以狐媚侍主，自然最懂得看男人脸色，她瞧出胤禛不高兴，只好自己找台阶下，连忙绽出一记最美最媚的倩笑。

“贝勒爷，人家……人家是有话儿想听您亲口……”她嗲到胤禛跟前，媚顺地将脸儿搁在胤禛的大腿上委屈得像个媳妇。

胤禛撇起嘴，薄唇勾起抹讥笑。

“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不能留待晚上再说？”他动也不动，任由韩林儿磨蹭他。

“人家等不及了嘛！方才听小锦说，这会儿府里都在传，今儿个早朝圣上给爷指婚的事，人家一听说这事，心里头慌得，不听您亲口说，怎么叫人安心呢……！”小锦是服侍林儿的贴身丫鬟。

“你想听我亲口说什么？”他掀起半跪在地上的韩林儿，一把扯到怀里。

“爷，您要娶少福晋了，今后您心底可别只惦着新人，再来林儿房里了。”她顺势偎进胤禛怀里，拿身子磨蹭他硬硬的胸膛。

胤禛敞开两臂搁在椅把上，厚实的背脊仰靠在椅背上，姿态瞧来轻松，冷锐的眸也平静得似乎无害。

“就为了这事你闯到我书房来？”沉得还磁性地性感嗓音也慵懒得不见脾气。

“人家害怕……贝勒爷娶进少福晋后不要林儿了。”韩林儿小心地接话，越是这种时候——胤禛的平静反倒教她心神不宁。

她极清楚自个服侍的这个男人不是女人能摆布的，更明白胤禛一旦动怒，决不会给她第二次机会。她今夜闯进书房，可是赌上了胤禛对她的宠爱。

“你也太杞人忧天了，贝贝。”贝贝是韩林儿的乳名，打从韩林儿入四房，胤禛便这么唤她，“放心，你的地位是动摇不了的，除非……”胤禛冲着她一笑，“放心，你的地位动摇不了的，除非……”胤禛冲着她一笑，肃冷的面孔因这一笑，调入了教韩林儿着迷的魔性。“除非你不守规矩，触怒了我。”韩林儿心头蓦地一惊——胤禛是在暗示她今夜擅闯书房，确实已惹他不高兴！

“贝……贝勒爷，贝贝知道了，往后贝贝肯定会乖乖的，绝不会惹贝勒爷心烦。”她说着驯顺地整个人贴上胤禛的胸。

“嗯，你懂事就好，你乖，我便疼你。”他懒洋洋地拨弄着韩林儿额前的鬓发。

“贝勒爷。”韩林儿的手爬上胤禛的胸膛徐徐揉抚着。“贝贝有件事可想不通了。”

怎么这回圣上会突然指婚，要您娶定孝王府的临真格格？”想来那什么临真格格的，肯定是个死板板的大家闺秀，想同她韩林儿斗，门儿都没有。

胤禛突然顿住，沉默了片刻。韩林儿吓得揪住心口，以为自个说错话了。

“你问得太多了。”想不到胤禛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令韩林儿失望之余也吁了口气。

“贝勒爷别嫌贝贝烦，贝勒爷不爱听，贝贝就不问了。”她伸出玉臂勾住胤禛的颈子，媚顺地吻着胤禛强壮的胸膛。

她虽是服侍胤禛的一名小妾，可她是真心着迷于四贝勒爷，他强壮的体魄、俊俏的脸孔和教人捉摸不定、又爱又怕的性格……每每都让韩林儿不能自己。

“回房支罢，今儿个晚上我得挑灯看完公文，不上你房里了。”他拉下韩林儿缠在颈子上的手，将她推出怀里。

韩林儿心底虽不高兴，却不敢违逆胤禛的话。

“那贝贝先回房去了，贝勒爷可记着别忙得太晚，累坏了身子，贝贝多晚都会等你的。”胤禛没说什么，只是重拾起公文翻看，唇角勾出若有似无，高深莫测的笑容，韩林儿痴迷地望了胤禛好一会儿，才不甚情愿地离开书房。

待韩林儿离去后胤禛的笑脸逐渐变冷，锐眸不再掩敛恚怒，泛出冷削的光幽光。

他会如所有人所愿娶临真。

可一旦临真成了他的人，他要怎么待她，就连圣上也不能干涉！

## 第二章

临真端端正正地坐在理王府为四贝勒大婚准备的新房里，已有两个时辰了。

这一日迎亲、拜堂，到现在她正襟危坐地待在喜床上两个时辰，一路下来早已折腾得她疲累不堪了。

再加上今儿个一早还在定孝王府时，她听了额娘的嘱咐少吃少喝，是以她只在早上匆匆吃了半块小桂花糕，喝了一小口水，一整日下来，到了现在她早已饥肠辘辘，饿得浑身虚软无力了。

可这一切的折腾她却丝毫不觉得苦。

这是梦呐！她竟然真的如愿嫁给胤禛了。

就算是现在，她人已经踏踏实实地坐在理王府的喜床上，她仍有些踩在去端的飘然，总觉得一切不像真的，老天爷赐给她的恩惠就像是作梦一般。

她真的嫁给胤禛了。

从今而后，他是她的夫君，她一生一世的良人了。

临真的手轻轻颤抖着，是因为满心的喜悦，喜悦着往后的每一天她能日日见到胤禛，服侍他……而胤禛……他会爱她吗？会喜欢她的服侍吗？临

真回想起昨儿个夜里额娘同她说过的男女之事，不由得羞红了脸。

不久的将来……她要为胤禅生下后嗣，她喜欢女娃儿，可胤禅是贝勒爷，他肯定喜欢男孩承嗣爵位、荣争功名，如果生男孩儿或女孩儿由得她作主的话，她想先为胤禅生个男孩儿，再来就生个女娃儿。

不知胤禅喜不喜欢孩子，若他不喜欢孩子，那她可得小心些，别让小娃儿们惹恼了他。

临真突然想到胤禅被一群哭闹的小娃儿们团团围住的模样，不由得“噗吃”一声笑了出来。

突然新房前厅传来开门声，临真心头一悸，慌慌张张地赶紧又端坐好，微微垂下了脸，两眼瞪直地瞧着盖头上垂悬的流苏。

临真揣着揪紧的心，数着砰砰作响的心跳，等着胤禅进房来掀开她的盖头。

可她等了又等，却不见有人上前来掀开盖头……难道刚才的开门声不是胤禅吗？胡乱猜疑中，临真又等了好半晌，她竖耳听着房里的动静，可除了刚才的开门、关门声，房里又恢复了先前她孤自一人枯坐时的寂静，没有半点儿人在房里走动的声响。

是胤禅来了又走了吗？为什么？还是她方才听错了？临真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她抬起脸，深深吸了一口气，有些迟疑地慢慢掀起了覆在自个儿脸上的盖头……下一刻临真小鹿般的大眼对上了一双闪着晒笑的冷眸。

那是胤禅的眼。

临真记得那对眼睛，只除了那里头陌生的嘲讽。

“就这么等不及，竟然自己掀起盖头了。”胤禅叠起腿就正对着临真坐在前方的小圆几，说了这句话的他没起身也无任何表示，只是一味静坐在临真前方与她对望，眼底的轻鄙与唇角的冷笑，无情地久久滞留在他阳刚的俊脸上。

而临真，她已经因为自己不当的举动所招致的意外而呆住了。

她万万没想到，胤禅就坐在她正前方，瞧着她自己掀下盖头……“我……我以为……我……”她不知如何为自个儿辩解。

毕竟她自己掀下盖头是事实，这举动非但不祥，胤禅更有可能因此看轻她！

不，她真的无心酿错的！她……她得解释！

“我以为……以为自个儿听到了开门声，可是等了许久又不见有人来掀盖头，所心……所以才……”“你也太大胆了，定孝王府的家教由此可见一斑。”胤禅严苛地截断临真的话，没耐烦再听她支支吾吾地分辩。

临真听出他话里的轻鄙，心底感到一阵委屈，她鼻头一酸，强忍住眼眶里打转的泪花。

“不，不是的！我是——我等了许久，又怕你在外头让人给灌醉了，所以才……”胤禅霍地起身，掉头朝房门走去。

“你、你要去哪里？”临真心一慌，下意识地叫住了他。

“你管得着吗？”是胤禅的回答。

临真为他话里的冷漠瑟缩了一下，可她不愿新婚夜就惹得胤禅含怒而去，她鼓起勇气在房门口追上他。

“已经、已经很晚了，我替你更衣，服侍你就寝好吗？”她拦在门前，仰起小脸，一双噙着泪花的大眼无言默求地凝盼他。“你……你别生我的气，

我不是管你，你累了一天，也该好好歇息了……”“你急着要我陪你？”他冷淡地笑，粗鄙地嘲讽她。

临真不明白他的意思，雾蒙蒙的大眼瞅紧了他。

“我不用别人用过的女人，”胤禅盯着临真的眼，露骨冷酷地讥刺她。

“你是……什么意思？”她是真的不明白。

“少装得一副天真无知的模样！”他冷下脸。“北京城里任谁都知道，你阿玛成日巴着德聿让他娶你，既是平白送上门的货，依德聿的性子，他会没碰过你？”“碰……什么？”临真压根听不懂胤禅的暗讽，只听出了他对阿的不屑与对自己的鄙视。

胤禅冷笑两声：“让开！”“为……为什么？你为什么讨厌我？”眼眶里的泪，再也禁不住沉重下坠。“是因为……你在乎我曾经与豫王府的德聿贝勒订过亲吗？”胤禅冷冷地瞅着她，不语。

“那事其实不是我的意愿、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见过德聿贝勒一面，之后再也没有……”“连这种谎都说得出口，当真这么想上我的床？”他鄙夷地冷笑，北京城里的传言，不堪入耳的岂止他说出口的十倍。

临真终于听懂胤禅的意思了。

她脸色倏地刷白，身子一阵摇摇欲坠。

“你该不会误会……”她苍白心慌地喃喃呓语，“不，我真的没有……我真的只见过德聿一面……”胤禅面无表情地注视她，突然转身往房内走去。

临真愣了一愣，因过神后，忙跟在他身后进房。

一进房，她看见胤禅坐在先前那张椅子上。

“还杵在那儿做什么？你不是想服侍我吗？那就快点让我瞧瞧你有多懂得侍候男人。”胤禅话中带刺。

可惜临真单纯得听不出来。

她天真得以为胤禅只是因为方才的事，在生她的气。

“我……”她小手扭扯着自个儿身上的吉服，满心只想着：胤禅终于肯留下来，他让她侍候他，是不生她的气了吧！“我先打湿中帕，让你擦擦脸，再替你宽衣好吗？”她努力想着昨夜额娘教过她的事，一面安慰自己千万不能羞怯，胤禅已经很不高兴了。

胤禅没答腔，也没任何表示，只是一会在椅子上，面无表情地冷睇她。

临真在他的注视下，心慌意乱地打湿了中帕递到了他跟前，胤禅却不动手接过毛巾，他眸闪过一丝嘲讽。

“这就是你的服侍？还是我自个动手。”临真只犹豫了一下，羞涩地贴近胤禅身前，要替他净脸。

“不必了，”他粗鲁地拨开临真的手。“想上床最好现在立刻就做！再拖拖拉拉地别怪我改变主意！”她身上的香味她心烦！

“我……我该怎么做？”临真睁大了水雾的眸不民措地凝住他。额娘昨晚可不是这么告诉我她的，应该是胤禅会……“你不知道该怎么做？”胤禅讥讽地挑高两眉，继而嘲弄地一笑：“原来喜欢玩游戏！那就先脱衣服吧！”胤禅的意思，是要她自己脱衣服吗？临真倏地羞红了两颊，额娘明明说，应该会在吹熄了红烛后，由胤禅替她宽衣的……“你还要磨蹭多久？我可没耐烦瞧你在那儿忸怩作态！”他冷着眼瞪她，临真一慌，小手下意识地摸上盘扣……胤禅自始至终凝坐在椅子上动也未动，他眼睛眨也没眨地看着临真颊边、雪颈渐渐染上艳红，她生涩地一件件褪去衣裳，在他面前宽衣解带，直

到仅存原一件藕紫色绵绒肚兜曝露出潮红的雪腻肌肤，她竟然连两肩和前胸都泛红了！胤禅唇角勾出一撇冷笑。

靛如春桃，唇绽樱颗，即使包裹在肚兜下，仍能清晰的目测出高耸浑圆……清纯的外貌却有令人男人亢奋的本钱！难怪德聿会答应娶她，玩弄个够后再如旧货般甩掉她！

难怪她一意蛊惑自己上床，以为能如魅惑德聿一般魅惑他！

“为什么住手？继续脱！”他毫无情感的命令。

临真羞涩无措地啮住下唇，颤着手，拉开了肚兜的系带……胤禅慢慢眯起了眼，面无表情地看着袒裸在他面前圆润柔美的身子。

“过来！”他粗声命令她。

临真下意识以两手掩住胸部，慢慢走近他。

胤禅猛地扯下她的手，粗鲁地推揉她的胸脯。

“好痛——”因为胤禅毫不怜惜的力道，临真痛得下意识入后缩，她看见自己胸前已被他握红印。

“全部脱光！”他眼中毫无怜惜之色，无动于衷地再次命令。

临真看出他眼中闪着蛮横的冷酷，她害怕地摇头，怕他再用那双手伤害她……“不脱？”胤禅勾起唇冷笑。“这可是你自己不要，别想找机会让你阿玛到皇太后跟前告状，说我不要你！”临真垂下雾湿的水眸，眼眶里的泪花又不听话地积聚起来。

“我不会……”“不会最好！你最好趁早搞清楚你在王府里的地位，你懂得安分最好！若不守本分，——就算是皇太后主婚，我一样休了你。”胤禅说完后不再我留一刻，立即掉头离开房。

胤禅走后，临真颓然地跪坐在地上，泪水再也掬不住地狂流下来。

到底，她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厌恶她？今夜所发生的一切，已打碎了你对胤禅和婚姻的幻想。

可为什么胤禅去时她仍有唤住他的冲动？临真呆愕地痴望桌上未曾动用的酒菜，而她和胤禅甚至还没喝交杯酒……“少……少福晋？”李嬷嬷一早来到四贝勒的新房，看到竟然是少福晋坐在了上，头脸趴在炕上睡着的狼狈模样儿。就连桌上的酒菜也是整整齐齐的，没人动过的样子，想必昨个儿夜里……唉！

“少福晋，您快醒醒，您坐在地上睡了一整夜会着凉的……”李嬷嬷轻摇着临真，看到了她小脸上斑斑污痕。“少福晋。”昨个夜里，早有爱嚼舌根的下人闲话传遍了府里，说是四贝勒爷昨夜没在新房过完上半夜，就往小妾房里去了，今早瞧新房里这景况，看来那些爱嚼是非的倒是说对了！

“嗯……谁？”临真迷迷糊糊地醒过来，觉得头疼得厉害，她慢慢地睁开眼，瞧开一脸关切地张望着她的李嬷嬷。

“少福晋，你总算醒来了。”李嬷嬷将临真扶上炕，倒了杯茶端到临真的眼前。

“谢谢。”临真伸手接过热。“您是？”“我是这一房的管事李嬷嬷，四房里的大小丫头归我管，往后少福晋有什么吩咐的，丫头们若是做得不周到，您只管说一声就成了。”临真点点头，李嬷嬷绽开甜美的笑靥，手里捧着热茶，慢慢喝着。

李嬷嬷瞧临真身上里着被单，昨几个拜堂穿的吉服、中衣、里衣等等丢了一地，可瞧炕上又没有处子初夜的落红的痕迹，心底不禁有些疑惑。“少

福晋，昨几个夜里，……呃，您和贝勒爷他——”临真仰起脸，大大的眼睛澄澈无邪地凝睇着李嬷嬷，李嬷嬷被她这么一瞧，也不好意思问下去了。

“李嬷嬷，我有件事想你……”临真突然垂下小脸，有些羞赧地揪紧被单。

“少福晋有什么话只管问无妨，”李嬷嬷亲切地笑道，边自临真陪嫁过来的衣箱内，翻出一套水红色的宫装，今早按照旧例，少福晋得过房去拜见老王爷、老福晋的。

“嗯、是昨儿夜时胤禛他……他生我的气，出了房门后就没再回来，我等了您一整夜……担心新房教我占住了，不知他会不会没地方可睡？”李嬷嬷一听愣住了！怎么——少福晋还不知道贝勒爷在府里多的是睡处，别说是侍寝的几名姑娘，还有个最厉害精明的韩林儿。

“呃，少福晋，咱理王府内多的是睡房，您大可不必担心贝勒爷会没地方可睡的。”李嬷嬷的目光不敢对着临真，只能避重就轻的回话。

临真吁了一口气，重新绽开笑颜。“那我就放心了。”“少福晋，时候也不早了，您快洗把脸，我服侍您穿上衣服，您好到老王爷，老福晋去请安。”原本这进门头一天的新妇，应该喜气洋洋的在王府大厅里跟老王、老福晋磕头的，是四贝勒撤了这道礼，说是老王爷身子向来不好，别劳师动众地让老王爷费神。

临真点点头，神情显得相当愉快。

李嬷嬷见她如此，心底不禁疑惑——少福晋究竟是太天真了还是不懂事？昨儿夜里贝勒爷半夜丢下她，她难道半点也不气恼，不伤心难过吗？李嬷嬷看着临真甜蜜柔美的笑容，心底真是糊涂。

老王爷和老福晋对临态度还算友，毕竟胤禛同临真的婚事是太后指婚的，太后之所以有意将临真许给德聿，听说也是太后打心眼底疼临真，才会一度想把临真许给她最宠爱的亲孙——和硕豫王府的德聿贝勒。

况且临真甜柔美的笑颜极讨两位老人家欢心，老福虽非胤禛的生母，倒是一见面就觉得这笑容甜美的小姑娘极合她的缘。

临真请了安，在回新房所在的路上，临真突然问李嬷嬷，“嬷嬷，我没想到理王府这，可比我从前住的定孝王府大多了，嬷嬷知道理王府这么大，可比我从前住的定孝王府大多了，嬷嬷知道王府里哪儿有种梅花吗？”“少福晋喜欢梅花？”嬷嬷笑着问，临真问话的模样还像个孩子。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梅花，所以阿玛在我住的漱梅楼里种满了梅树，每天冬天花儿一开时，额娘和我一动手做梅花糕，府里上上下下都有得吃。

李嬷嬷了不禁掩嘴呵呵笑。

“少福晋想看梅花还不简单，就在我孙子李基工作所在地附近就种满了梅树，只是嬷嬷我想吃少福晋做的梅花糕，不知几时才吃得到呢！”“嬷嬷也爱吃梅花糕吗？那改日你带我去看梅花，咱们捡回簋筐的花儿，梅花糕就有得吃了。”主仆俩相视而笑。

李嬷嬷是满心感动，她头一回见着这般不摆架子的主子。

主仆俩就是这么一路说说笑笑的往浓园而去。

突然李嬷嬷看着前方脸色微变。

“嬷嬷怎么了？”临真关切地停下来问李嬷嬷。却见李嬷嬷不住看看她，又瞧向前方。

临真抬眼望去，看到前方正走来一名美艳婀娜、体态丰腴的女子，后

头还跟了一名神色倨傲的小婢。

“李嬷嬷，好久不见啦！怎么许久没见你上我流云阁来啦？”美艳女子虽同李嬷嬷说话，两眼却直往临真身上打量，她唇角微微勾起的笑纹十分妩媚，可对着临真，这微笑却包藏了几分居心叵测。

“韩姑娘。”李嬷嬷的笑容十分尴尬。“这阵子府里头忙，所以就没过去同您打招呼了。”她忙的便是胤禛大婚之事了。“呃，韩姑娘，我来同你介绍，这位便是四福晋，”她掉头同临真道：“大福晋，这位韩姑娘是——”“我自个儿说罢！”韩林儿打断李嬷嬷的话，俨然一副主子架势。“我么……”她饱满的丰唇绽开了一朵媚媚的倩笑：“昨儿个夜里四贝勒爷才在我床上提起呢！他让我不必过来浓园同少福晋请安，可我想着不妥，少贝勒爷虽然宠我，可我毕竟是他房里人，不亲自同少福晋请个安，旁人定要说我拿乔，不知分寸。”打韩林儿一截断李嬷嬷的话，李嬷嬷便忧心地看着临真，果然见临真脸上的血色一寸寸褪尽，却还勉力地维持着笑容。

“嗯……”临真轻轻点了下头，低弱的声音掩住了其中的梗凝。“不要紧，你……你也辛苦了，可以不必来请安的。”韩林儿听了这话，放肆地嗤笑一声。

“既然少福晋说不必，那韩林儿往后便不来了，不过服侍贝勒爷的事可半点也不辛苦，昨儿个夜时贝勒爷还说呢！要我往后夜夜服侍他，贝勒爷这般喜欢林儿，林儿可求之不得呢！”临真再也说不出话来，脸上苍白的笑容，已成了最具讽刺的颜色。

韩林儿将临真的苍白与挫败一一瞧在眼底。她这趟来浓园的目的已达成，轻嗤一声，带着小锦离去了，这个刚进门的少福晋果然生嫩得很！岂会是她韩林儿的威胁？连对手都谈不上！更何况才新婚夜而已，就让贝勒爷对她厌烦了，大半就下了新床来找她。少福晋？哼，根本不必去担心她！

“少福晋？”韩林儿离去后，李嬷嬷忧心地看着陷入呆怔的临真，临真的脸色委实白得吓人。

“李嬷嬷，方才那位姑娘……她叫韩林儿，是吗？”临真细致的小脸仍留有浅浅的笑，李嬷嬷却宁愿她哭。

“是……是啊。”“昨夜，胤禛离开新房后，便是睡在韩林儿姑娘的房里了，？”她若有所思地低喃着。

“呃，应该……应该是吧，其实我也不甚清楚，流云阁是贝勒爷另起的屋子，不是我管的……”“原来胤禛还为她造了一间屋子。”临真垂下眼，小手抚上心口。“胤禛……一定很爱她了？”“不是这样的，少福晋，是因为——”“嬷嬷，什么时候你能带我去看梅树呢？”再抬起眼，临真绽开了真真实实的笑靥。

“少福晋？”李嬷嬷一脸错愕。

“我想快些收集梅花，做我最拿手的梅花糕让胤禛尝尝，嬷嬷，你说胤禛会喜欢吃我做的梅花糕吗？”“嗯，贝勒爷肯定会喜欢少福晋亲手为他做的梅花糕。”李嬷嬷安慰着临真，心底却不禁深深地叹息。

贝勒爷从来不爱吃糕点的。

### 第三章

三日后临真归宁，敏福晋三日不见女儿恍如隔世，抱住女儿心肝、宝贝的直唤个不停。

一家三口团聚，却不见女婿作陪，敏王爷的不高兴可说是溢于言表，尽管临真为胤禛的缺席找了藉口，仍不能让敏王爷满意，临真中得向敏福晋求救，敏王爷有爱妻安抚，这才平息了怒气。

一家人聚过后，敏福晋打发了敏王爷，母女俩关在房里说些体己话。

“真儿，你老实说，你嫁过去后胤禛对你好不好？”做母亲的心思最缜密，敏福晋一眼便看出临真的不对劲。

“额娘，您怎么这么问呢？”胤禛是我的夫君，他当然……对我好了。”临真的脸上虽保持着甜笑，可女儿是自个儿的，敏福晋岂不知晓女儿那张脸最是会骗人。

“是么？那怎么才三日不见，我瞧你整个人就瘦了一圈？”敏福晋皱着眉头，掐掐女儿微陷的又颊。

“是因为人家刚到理一府，吃住还不习惯嘛。还是额娘疼我，一眼便瞧出瘦了。”总之是瞒不过敏福晋的眼睛，临真干脆坦言，免得愈惹敏福晋怀疑。

“这样啊，那不打紧，等住得惯了再慢慢调养回来，若当真不能习惯，就常回府来看额娘，让额娘好好替你补一补。”“额娘真好。”临真像儿时般赖进敏福晋怀里。

“谁教你额娘和阿玛就你一个宝贝女儿！”临真像儿时般赖进敏福晋怀里。

这也是敏王爷急着把临真嫁个好归宿的主因，当父母的总希望儿女的下半生无忧无虑，更何况临真是独女，若能嫁个好归宿，将来敏王爷、敏福晋百年之后，就不怕临真会孤独或者受人欺凌了。

“真儿知道额娘、阿玛疼我，真儿也爱额娘、阿玛。”“傻孩子！”敏福晋抱着女儿又哭又笑，“都嫁人了还说这种傻话！你要当真爱额娘、阿玛，就赶紧生个娃儿给咱们抱抱才乖。”敏福晋无心的一句话，却让临真的笑脸霎时僵凝。

敏福晋察觉了女儿的失神：“怎么了？”“没……没有，额娘，咱们到外头去看梅树好吗？”敏福晋沉下了脸，她知道临真有事瞒好。

这孩子自小只要一难过、伤心，决计不会让人知道，问她怎么了，就会说她想看梅树去。

临真自小到大就这点瞒不过敏福晋，这会儿这孩子一慌，竟然对着她不打自招了。

“还不说实话，在理王府受了什么委屈，有必要瞒着额娘吗？”敏福晋甚少对临真疾言厉色，这回是看出了临真当真不对劲得很，这孩子从来没慌到对着自撒谎的。

“没有，额娘，真的没有，我在理王府很好，胤……胤禛他对我真的很好。”临真摇着头努力申辩。

敏福晋脸一沉，心想不发场脾气，看来临真是不会说实话了。“你当真想气死额娘吗？才把你嫁出府，你这胳膊就往外弯，净护着夫家，也不管额娘见了心头肉被人欺侮，心会有多痛？就象刀割一般。”说着，抽抽噎噎哭

了起来。

“额娘，您别伤心、别难过！”临真急得抱住敏福晋，自个儿也难过地淌泪了。

“是真儿的不是，是真儿的不好，才惹额娘哭泣。”“胡说，你这是数落我教出来的女儿不好？活该教人欺负着玩儿吗？”“不是的，额娘……”“你再不老老实实给我说实话，今儿个我就不让你回理王府，明日再让你阿玛去找胤禛，他若有良心的话，就亲自来接你。”“额娘，您不能这么做……”临真慌极了，她害怕胤禛不来接她，这样一来事情便会闹大了！

“还不赶紧给我说实话！”敏福晋也只是吓吓临真罢了，娘家当真要强出头，只怕为难的还是临真。

“我……”临真垂下眼，眉心慢慢锁紧。“额娘，您知不知道上回德聿贝勒毁婚的事，外头的人是怎么说我的？”敏福晋听临真突然问起此事，脸色微微一变。

“你问这个做什么？又不是不知道有人闲着没事就爱嚼舌要。道是非，北京城里哪样不少？最多的还是谣言！那些人说的话听它做什么？”“额娘，您不肯告诉我，是不是……那些话，当真传得很难听？”“都是那些人只会传些没有根据的是非，你去听它，不是自己找气受吗？”那些难听话，敏福晋听过一遍已经气得半死，又岂会重复给临真听。

当初敏王爷也是气不过自己的宝贝女儿被人毁婚后，还让外头的人拿来当茶余饭后的消遣，任意渲染、毁谤，才会一怒之下告到太后和圣上跟前。

“不是我想听那些话，是……胤禛他或者在外头听到什么，对我有误会……”“胤禛？他误会你什么？”敏福晋皱起眉头。

“我……我也不确定，只是我想……他并不喜欢我……”临真垂下脸，两手扭着裙幅，没完全对敏福晋吐实，临真再天真，也知道胤禛岂止不喜欢她，他根本不要她。

敏福晋观察女儿的神色，沉默了好半晌，突然问道：“真儿，你出嫁前一晚，额娘教你的派上用场了吗？”临真小脸倏地胀红。

“嗯。”她胡乱地点点头，想敷衍过去。

敏福晋两眼一眯。“真的？”瞧临真慌乱的反应，她压根不信。

“嗯。”临真避开敏福晋锐利的目光，深怕敏福晋再进一步深问下去。

“那么……”敏福晋盯着女儿，继续追问：“胤禛待你温柔吗？”敏福晋倒是没怀疑到两人会没圆房上头，毕竟胤禛连小妾都有了，这点是敏王爷和福晋在女儿嫁过去前早已知道的事，敏福晋担心的是胤禛会怎么对待临真。

“嗯。”临真很快地点点头。她根本是个仍未经验过男女之事的处子，压根儿不知道敏福晋所问的“温柔”是男人在房事上对女人的温柔，她以为敏福晋问的是胤禛待她好不好。

“他有没弄疼你？”敏福晋原是不会追问得这般彻底的，可临真凡事往心头搁的性子教她不为，加上这孩子性子又软，很容易给人欺侮，受了委屈也不吭气。

“弄疼我？”临真登时睁大眼，急切地摇头。“怎么会胤禛他不会的，他待我很好，他不会打我的。”临真误会了，她压根儿忘了敏福晋交代过，女子的初夜会有些许疼痛之事。

敏福晋听这话就知道不对头了，母女俩讲的，压根是两回事。

“你这孩子胡说些什么？你初夜的时候难道没有落红吗？”“落红？”临

真水汪汪的眼睁得大大的，茫然了片刻，终于想想敏福晋在她出嫁前一晚告诉她的男女之事，似乎有提到“落红”两字……“你给我老实说，你同胤禛圆房了没？”敏福晋沉下声，小声却严厉地喝问临真。

“圆房？”临真被敏敏福晋一喝，顿时心虚了。“我们……嗯……圆房了。”“胡说”敏福晋怒斥女儿。“既然圆房了，怎么会不知道有落红一事？难不成你初夜没有落红吗？”临真再也应付不了敏福晋的盘问，泪水终于滑下两腮。

“额娘，真儿求您……您……别再问了。”敏福晋一听，心陡地凉了一半，“你们真的没圆房！”临真不语，没点头也没摇头。

“为什么？”敏福晋既然知道了这事，岂有坐视不管的道理？“我不知道……”她是真的不明白，胤禛为什么讨厌她，不要她……“怎么会不知道呢？胤禛是个大男人，没道理不跟你圆房的！”他连小妾都有了！

若胤禛当真不想和真儿圆房，那这事——这事就难化解了！难不成他真想真儿守一辈子活寡？临真只是沉默，静静地垂泪，接下来任敏福晋再怎么追，她也不开口说话。

临真不想哭的。

她并不怪胤禛这么待她，只是每当想起胤禛嫌恶的眼神，她的心便仿佛被针头扎了一下，这时的心，总会好痛好痛……痛得想流泪。

\*\*\*\*\*  
\*\*\*\*\*临真这一趟归宁，离开定孝王府时，福敏坚持要亲自送女儿返回夫家。

临真拗不过敏王爷的固执，只好让敏王爷送她回理王府。

敏王爷亲自送女儿回王府，多罗理亲王于情于理本应出面招呼亲家，可老王爷以身体不适为由，让胤禛代他应酬定孝王爷。

“敏王爷，辛苦你了，让你亲自跑一趟送临真回来。”胤禛并不尊称福敏为岳父，也未起身相迎，他坐在理王府的大厅上，冷冷淡淡地态度，倒象见个无关紧要的人。

敏王爷见这景况，已知道女儿在理王府的处境，他心底叹口气，后悔自己的一厢情愿，平白害女儿爱了许多委屈。

“真儿，您累了一天，先回房去歇着吧。”他欲支开临真，来理王府之前，敏福晋已经将自己的猜测全数对他说了。

“阿玛……”临真忧心地看着敏王爷，又看看胤禛，心底有不安的预感。

“先回房去吧！”敏王爷朝女儿挥挥手，不让临真留下。

临真向来听惯福敏的话，只好返身回浓园；临走前她望了胤禛一眼，眼底有淡淡的忧郁。

自从新婚夜胤禛掉头而去，这是临真嫁到理王府后，第二次见到胤禛。

“人已经回房了，你该回定孝王府了。”胤禛自椅子上起身，低头掸掸衣摆，直接对福敏下逐客令。

福敏一怔，他知道胤禛不将他放在眼底，可如此张狂的姿态也未免欺人太甚！

“我有话说，说完了我自然会走！”一时福敏大为光火，打算替女儿出头。

胤禛挑起一道眉，带点嘲弄地道：“我同你有什么话好说？”“当然有，是关于你和真儿之间——”“那是咱们理王府的家务事，凭你也管得着吗？”胤禛冷下眼，不给福敏半点面子。

福敏当作没听见这话。

“真儿是我女儿，她既然嫁给你，你也算是半子，你们的事——”“半子？”胤禅讽刺地挑高眉眼嗤笑，“得了吧，就为你一厢情愿想将女儿是和硕豫王府，妄想小麻雀飞上枝头当凤凰，这会儿连累我替你收拾残局，捡回人家不要的东西！半子？那可真不敢当！”他冷言冷调地讽刺福敏和不在场的临真。

顿时福敏的脸色灰败，偏偏当着胤禅的面，他不敢也没立场回吭半句，胤禅的言辞虽锋冷，说的却是事实。

“我……我只希望你能善待真儿。”福敏只得厚着脸皮说下去。“虽然我这个做阿玛的没分量替女儿说些什么，可就算我求你，别冷落真儿，真儿她对你……”“什么意思！”胤禅突然沉声喝问福敏。

“什么……什么意思？”福敏因为胤禅突然冷下脸，倒有些吓到了。

“你说我冷落临真是什么意思？”“呃，你们……你们还没圆房不是吗？这话我原本不打算说的，可是……可是……”福敏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压根儿再也吐不出一个字来，因为胤禅的脸色已经转成极端吓人的铁青。

\*\*\*\*\*

\*\*\*\*浓园内，新房的门被霍地踢开——临真似乎正在沉思什么，整个人陷入怔忡，见胤禅踹门而入，她的反应只是一怔。

“什么事？”胤禅见她仍平静地坐在小几旁，他挑起眉，狠狠地反踹一脚将房门踢上，似乎想把嚣张的怒气一股脑儿全发泄在这一脚上。

“怪了，你倒挺冷静的！新婚夜那个小可怜呢？她是装出来的？”他朝她逼近，直到两臂锁在椅把上，将她围在椅座内。

“你……你有什么事吗？”他这样地迫近她，近到好能闻到他身上的气息，比起新夜她俯下身为他净脸时，还更亲昵……这样的接近让临真脸红心悸，她睁大水雾的眸子抬眼凝胤禅，觉得他身上的气息整修儿包裹，缠锁住她，让她感到呼吸，浅地喘息起来……胤禅冷笑，掐住临真的下颚使劲一捏，“想起来在我面前该装个可怜了？”“好痛……”临真疼得眼角淌出泪来。

“怕痛？”他陡然松手，又猛地使劲，冷酷地伤害她。“还知道怕痛就不该愚蠢地挑衅我的警告！”“我不懂……你的意思……”她咬住下唇，努力地想眨回眼泪。

“跟我装傻？”胤禅楹开手，突然扯住临真的领子，两手使劲一撕扯，临真身上的衣服应声而裂。

“你要做什么？”她被他的粗暴给吓住了，反倒傻傻地睁大眼瞅住他。

“做什么？”他不怀好意地重复她的语尾，令她头皮发麻。

随即，他拽住临真的手臂，将她拖到房内抛到床上。

“你……你到底要做什么……”临真惊惧地揪紧被撕裂的前襟，不住往床内侧蠕退，胤禅眼中的残冷教她害怕。

“何必明知故问！你会不懂我想做什么？”他一把扯住往后退的临真，拉下她的手，完全撕裂她的衣裳，“你不是回娘家街头，说我尚未和你圆房！现下我改变主意了，不是正合你的意吗？”他强横地上临真的衣裳和亵衣，仿佛失去理智般擒住她的双腕压在头顶，大掌握住临真柔软地的胸脯使劲地挤捏，犀利地眼瞳闪着异常的火焰，之后他开始动手，扯她的亵裤——“不要——”她哭喊。

别这么对她……不要……“不要？”他嘲讽地冷笑。“又想装模作样